



邢台老胡同

光阴的故事

老市场里扒糕香

■ 碧螺(特约撰稿)



只要有人夸老爷子做的扒糕味道好,老爷子就很谦虚,给人讲述做扒糕其实不难,先在锅内烧开水,倒入荞麦面,快速搅拌,荞麦面熟透后,盛在盘内拍平晾凉,切成小块,再将小块扒糕削成两头薄中间厚的长条薄片。小时候只要去老市场,我就一定会缠着大人去光顾老爷子的扒糕摊。可是随着城市的改造与变迁,直到有一天,老市场终于消失了,再也找不到那个卖扒糕的摊位,心里突然变得无比怅然。

吃了这么多年扒糕,却始终没有见过生长着的荞麦。直到有一年的重阳节,我与好友相约去王硖附近登高。王硖素有“北方川寨”之称,村边有座长满了黄栌的小山,就是在那座山脚下,我第一次见到了生长着的荞麦。那荞麦的种植面积并不大,茎秆却是红得可爱。起初我并不知道这就是荞麦,经朋友提醒,想起了黄梅戏的《对花》:“郎对花,姐对花,一对对在田埂下。丢下一颗籽,发了一个芽,么籽子?么叶?开的什么花?结的什么籽?磨的什么粉?做的什么粑?此花叫做、叫做什么花?郎对花,姐对花,一对对在田埂下。丢下一颗籽,发了一个芽,红籽子,绿叶,开的是白花。结的是黑籽,磨的是白粉,做的是黑粑,此花叫做、叫做荞麦花”。词中将荞麦的红秆、绿叶、白花、黑籽、白粉、黑粑的特征描绘得淋漓尽致,我脑海中想到的却还是记忆中的那个夏天,胡同深处传来的“扒糕”叫卖声。

经典的东西历久常新,只因那份熟悉的感觉,让人倍感亲切。许多年过去了,邢台的大街小巷各类美食比比皆是,花色品种更是多不胜数,我却依然总是怀想起小时候的味道。其实很多人和我一样,仍然会在不经意间在某个摊位前驻足,忽而想起童年,想起青春的过往,因为某个点滴的回忆曾经有许多人年少时的快乐和成长的足迹,而记忆中始终留存着这种味道挥之不去,割舍不掉。

老城里有过各种美食,但有些东西你一定要吃,吃过了,才算抚摸过老城的掌心纹路。我们记忆中的味道,其实就是这座城市的味道。

一座城市的味觉是一座城市的底色,这座城市就如同每个人一般,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味道。

随着城市的改造,街道的变迁,也许我们心目中的某些记忆即将散场,但这个城市中仍有许多深刻的印记依然存在。或许是一株沧桑的老树,也许是一条寂寞的胡同,还可能,只是一种陪伴你我许多年的味道。

从小生长在邢台的老胡同里,总会对胡同和院落有一种莫名的情怀,即便从九岁起就住进了楼房,但至今也对小时候住在大杂院里的情形依稀记得,那些有趣的人和事儿,总是难忘。邻居家的爷爷奶奶、院子最里面住着的那对姐妹花、胡同里遛鸟下棋的大爷、大嗓门爱说笑的阿姨,甚至连院子里面的花草草如今想起来,也满是无比的亲切与怀想。

“一家饭百家尝”,尤其难忘当年邻里之间的热情,无论谁家包饺子还是炖菜,定会挨门挨户给院子里的孩子们送去一碗,直到今天,似乎还能回想起当年浓浓的特殊香味。

前几天读白居易的诗“独出前门望野田,月明荞麦花如雪”,突然想起,已经许久没有吃过荞麦面的扒糕了。小时候最爱吃扒糕,开胃爽口,别有风味。这扒糕在当年也称得上是老邢台一道著名的民间美食了。

第一次吃扒糕,大概是我五岁的时候。七十年代末期还属物资匮乏的年代,没有零食,偶尔看到走街串巷的摊贩挑着担子,或者崩爆米花时轰起的白烟,就足以令我们兴奋得欢天喜地。

夏天的午后总是被大人逼着午睡,有一天正辗转反侧睡不着觉时,胡同里突然传来叫卖声:“扒糕啦!卖扒糕啦!”我和妹妹早已经躺不住,一骨碌爬起来,闹着要吃扒糕。妈妈劝说我们:“那东西黑乎乎的不好吃,快睡觉吧。”越劝说,反更勾起了我和妹妹的馋虫,妈妈拗不过两个孩子的强烈要求,只好买了一份,两人分食。

那时的扒糕两毛钱一份,在当时已属奢侈吃食,油炸糕也才不过一毛钱一个。卖扒糕的推着独轮车走街串巷,车上有小小的煤球炉,在一只平底煎锅上将灰褐色的扒糕条煎得两面焦黄,装在醋碟里,浇了醋和蒜泥,还未入口,那香酸味儿早已经搅动得人口水直冒了。夏季暑热,站在树阴凉里吃一碟子爽口的扒糕,真不啻为世间美味!自从五岁夏天的午后尝过了扒糕的滋味,从此我就爱上了扒糕,后来经常与妹妹去老市场吃扒糕,直到家搬至桥西,文体街口的扒糕摊又成了我们时常光顾的地方。

当年人民剧场后面的老市场热闹非凡,那些人间繁华如今想起,就宛若一幅生动的“清明上河图”。“老市场”里云集三教九流,吹拉弹唱、剃头修脚,随处可见各种老字号和小吃摊,可谓是邢台最热闹的地方。除了馅饼、油茶、老豆腐和水煎包,老市场里还有个卖扒糕的摊位生意红火。记不起来卖扒糕的老爷子到底多大年纪,只记得无论何时路过那棵大柳树,他永远都守着一个煤火炉,左手边一摞小瓷碟,右手边是切好的扒糕和调味罐。老爷子总是将扒糕在平底锅里薄油煎熟,直至两面焦黄,再浇上用蒜泥和水搅拌均匀的调汁,还未入口,那特殊的诱人味道就已经搅动得人口水直冒了!手持一支竹片削成的小叉子,送一块扒糕入口,那被油煎过的外皮焦焦酥酥,而荞麦面的口感则是香香软软,再加上醋蒜汁的刺激与香辣,那滋味,神仙来了也得尝两碗!